



書叢年少明光

# 艦軍的朽不

譯今語王

著加容·葉

書叢年少明光

不 朽 的 軍 艦

著 加 容 · E 聯 蘇

譯 今 語 王



版 出 局 書 明 光

ЕВГЕНИЙ ЮНГА  
БЕССМЕРТНЫЙ КОРАБЛЬ

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  
部國立兒童文學出版局 1950 年刊行本譯出。

“不朽的軍艦”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五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光明書局出版

總店：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電話九六四二〇

支店：廣州永漢北路·成都祠堂街

再版 5001—6000 册

定價 6,000 元

##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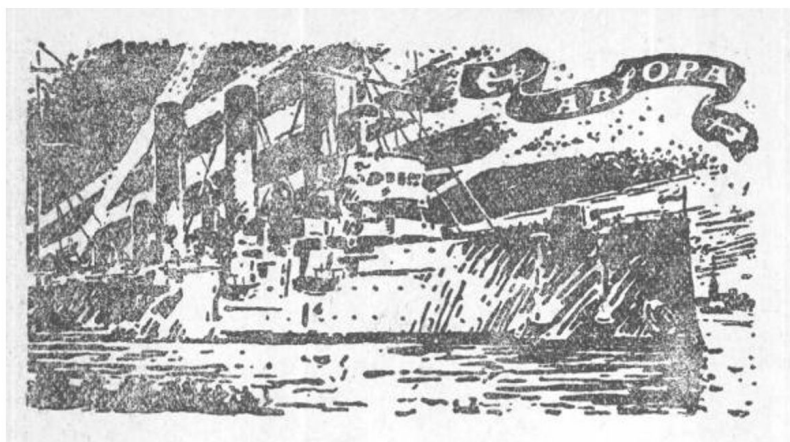
每一年，在十一月節日的黃昏煙霧裏，總可以看到一艘軍艦的高大形影聳立在聶瓦江上。軍艦的艦身，桅竿，側射大砲，以及三隻細長的煙筒上，都裝飾着電氣燈彩。艦橋的正面上，有如在戰士的胸前一樣，紅寶石鑲嵌的紅星獎章在放射着火焰般的光輝。

這就是革命中永垂不朽的『曙光號』<sup>①</sup>巡洋艦，這個艦名光輝地，一如字義那樣地自久遠而傳到了今天：『曙光』的意思，就是日出之前，沿着水平線上那條赤紅一抹略帶金色的『清晨的霞光』。

① 蘇聯「外文書籍出版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音譯為「阿美樂爾」（АМЕРЛА）。

## 目次

「曙光號」.....	五
偉大的行動.....	八
斯摩爾尼裏的談話.....	四〇
裝甲車事件.....	五五
出航.....	七七
尼古萊橋畔.....	九二
「曙光號」上的破聲.....	一〇一
政委的報告.....	一一三
結語.....	一二三



## 『曙光號』

在紀念偉大社會主義十月革命那個節目的前夕，波羅的海附近地區，秋季裏難得的一個十一月的晴朗的早晨，大聶瓦江入口處，紅旗章巡洋艦停泊處附近的碼頭那裏，一個身材不大，年齡已高的人走到這裏停下了。比起那些每天往來碼頭上的人們，他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他如同那些人一樣地帶着好奇心打量着船。

『曙光號』的魁偉軀幹，在距離列寧格勒拿希莫夫海軍學校校舍不遠的地方，正矗立在花崗石的江畔之上。軍艦是生氣勃勃的。從它的烟筒裏飄出一股輕

烟升向無雲的天空。甲板上和艦橋上態度儼然地往來踱着一些不同平常的海員：身穿海軍制服的少年——那就是「曙光號」今後所始終配屬的拿希莫夫海軍學校的少年學員們。陌生人在碼頭上看過巡洋艦之後，邁步走上懸梯，並且向值班人員提示出自己的證件。

「向值班人員敬禮！」他微笑地說。

值班員閱過證件，舉手致敬之後，遂用手向客人往船尾甲板艙的門上指了一下。

客人笑了一笑：

「道路麼，我還沒有忘記！艦長在家嗎？」

知道了艦長正在等候自己，他便不慌不忙地往船尾甲板艙那裏走去。

頭髮蒼白的艦長在甲板艙那裏迎接了客人。

來客說出了自己的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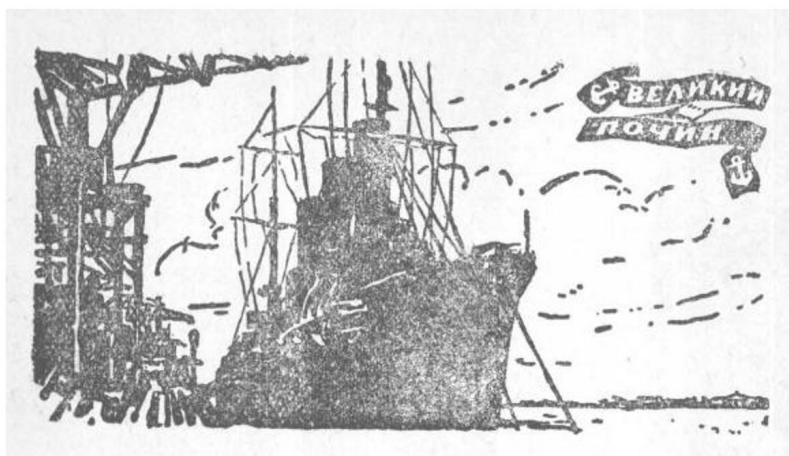
「我們老早就想看看你，」艦長握過客人的手，喋喋地說。「那麼，白雷舍夫同志，你是接到我們的信了嗎？」

他把客人讓進了船裏面。

客人在巡洋艦上度了一整天，看過了機器間的各個角落，並且對拿希莫夫學生們熟悉於這隻船的知識之優異，表示非常驚奇。學生們一面注意着這個向所不識的人，一面彼此之間交換着揣測說，這位客人，當年一定在「曙光號」上服務過。這種揣測被證實了。晚上，當學員們集聚在船上俱樂部寬廣大廳裏的時候，艦長介紹客人說：

『拿希莫夫學生同志們！現在參與我們之間的，是榮譽的「曙光號」的一員——亞歷山大·維克特洛維契·白雷舍夫同志。他要給你們講一講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在「曙光號」巡洋艦上所發生過的偉大歷史事件。你們馬上可以從那次事件的參加者的口中知道，為什麼人民把政權掌握到自己手裏的那一天，就是我們巡洋艦的全船慶祝日的原故。享有這種崇高榮譽的，只有兩艘船：紅旗章的「曙光號」，和戰艦「十月革命號」……現在，請白雷舍夫同志發言。』





## 偉大的行動

這是時間拂動

電報的琴弦。

這是

心臟

和真理在並肩。

這會發生過

在戰士身上

或在一個國家裏邊，

或者是

我的

心中

會有此感。

——瑪雅可夫斯基

一九一七年，彼得格勒陰黯的二月天。早晨猶如黃昏。房屋上的潮濕玻璃發着烏暗的澀光。窗子裏和路燈都沒有一點光亮。處處是無人的寂靜。偶而，轟隆隆地馳過一輛空空的電車——立刻又沉靜下來，這是彼得格勒工人區和商港附近的不平常的寂靜。

彼得城正在罷工。

法俄船舶製造修理工場的入口小房門前，一羣凍得瑟縮的人們正往大門上擁擠着：他們是商港附近地區罷工工人的代表們。他們是被派來去會見停泊在工場港灣『曙光號』巡洋艦上的水兵的。

代表中的兩個——舉止大方，鬚鬚蒼白的——正在和老朋友門役依格拿太契低聲地爭辯着。門役勸代表們趁着時機不晚，趕緊回家去。否則，很容易落到警衛軍官的眼裏。警衛軍官是不會勸告的：馬上逮捕，乾脆了事。反正你無論如何也上不了船。往船上去，就得通過造船場的大院，可是大院從昨天起就有謝米諾夫團隊和凱斯霍姆斯基團隊混編的自由步兵營在警備着。步兵營歸巡洋艦艦長海軍上校倪寇斯基指揮。

第三個，穿着沒有腰帶的士兵外衣的代表，把臉頰貼到大門的門縫上。透過門縫，

可以看到凌亂的大院上掃攏起來的積雪雪堆，骯髒的車房，冰塊環結的方形工場港灣，在港灣上是戴着三隻高過工場場房的長大烟筒的一座灰色龐然巨物：「曙光號」巡洋艦。從船尾搭放到碼頭上的跳板旁邊，屹然不動地立着值崗兵。門縫那一面，一個肩抗步鎗的士兵不時往來，他一遮一露地影着船上的值崗兵。

「他們走來走去，在地上直跺腳……」穿士兵外衣的人唸唸地說。「只是看不見海軍裏的人。哎，他若是能幫個忙該多好！……」

「該多好！……」聽到他的唸詞，門役嘲笑地說。「海軍下船的事兒，現在是甯提。連車間裏都不准去。艦長下令禁止的。」

「那麼一說，就是對水兵不放心，」蒼白鬚鬚代表中的一個猜想到。

「所以纔把謝米諾夫隊伍調來了，」第二個代表補充說。「沙皇的忠實奴僕……一九零五年在莫斯科流過了血，現在又該找到咱們頭上來了。」

「那也很可能，」門役同意他的話，「不過，我聽士兵說，鬍鬚抓住了誰，有命令，就把誰押到巡洋艦上的禁閉艙裏去。我跟你們說的是好話：腿腳活動活動吧！」

代表們臉色沉鬱不歡。

『你這是白磕牙，依格拿太契！』穿士兵外衣的人說。『海軍是不會去反對人民的。我們的生活像狗，他們簡直跟狗一樣……我們跟他們的機械士在車間裏談過。他們天真地像初生的嬰兒一般：除去航海以外，任什麼也不懂。老爺們把事實真相一向埋藏着，但是現在的水兵已經睜開眼睛了……』

在後背的一撞，打斷了穿士兵外衣人的話。

大門吱咯作響，同時放出了值班的步兵軍官。跟在他的背後，出現了橫擱步槍以備萬一的士兵。

『你在這裏宣傳鼓動麼，慫慫的傢伙？』軍官惡毒地打聽。『抓起來！連這些個。』他指着鬍鬚蒼白的代表們。

士兵把代表們圍起來，押進造船場的大院。

迷茫的霧色之中，孤獨地祇看到門役的一條黑色影子。

寂靜無聲。

接連機器間和走廊的門半敞着。門旁靜處，立着一個警惕傾聽的，身穿油浸短上衣的人。他在面前擎着一隻已經銼磨好的機器零件，並且盲目地用破布擦拭着它。這個人的目光集中向上方，向聯接中甲板的機器間出口那裏望着。

可移動的電燈從懸梯上垂下，昏暗地照耀着拆散了的機器零件。到處都是雜亂和齷齪，金屬發散着冷氣，怪形怪狀的大黑影在重疊閃動。

『曙光號』正在進行大修。

巡洋艦的外形簡直看不得。船舷上的油漆已經起了皮。揭下準備打補釘的地方，四方窟窿在張着大嘴。上層甲板骯髒得像剛剛上完煤。那上面，從清晨到黃昏，煙燻火燎的冶鐵爐總是在冒煙。掛到舷外的吊板上，有造船場的鉚工在忙亂，在船壳上頻繁地鑽眼，並且往那上面砸鉚釘。

鉗工，鏟盤工，船舶機械士，司爐們都在陡豎的懸梯上絡繹往來。你沒有辦法分辨出他們來——他們彼此相像得有如孿生兄弟：他們從前還是機器工人，現在就成爲『曙

光號」上機械班的水兵，或是法俄造船場的機械車間的工人了。

軍艦在這三個月的檢修時期裏，已經過慣了繁忙的生活。罷工突然打斷了這一切。冶鐵爐熄滅了，再也聽不到壓氣錘的細密的聲音了。碼頭上空靜無人，船尾上旗竿下的值崗兵呆凝如木。舒適的貴賓室裏，「曙光號」艦長海軍上校倪寇斯基在大聲地申斥着造船場當局的代表。代表們在聲辯。問題並不在於幾文錢的增加工資上。拿五分錢把工人的嘴堵上，他們是肯的，但是罷工是政治性的。警察沒有用。你活動吧，倪寇斯基先生，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於是，倪寇斯基開始活動了。他禁止軍艦部隊離船登岸——不但是進城，甚至連船上機械士們幫助鉗工修理從船上拆下零件的那個車間裏也不准去——同時，又向造船場地區趕忙調來謝米諾夫團隊的幾個連隊。凱斯霍姆斯基部下的可靠性並不太高：他們的思想是站在罷工者方面的。參謀官奧干諾維契匆忙地來作報告。參謀官報告說，他居然能夠透過奸細——隨船神父包克婁斯基和水兵副目謝洛夫得悉：部隊的思想是站在罷工者方面的。水兵們對於國內發生的事件很清楚，而且也不肯去鎮壓工人的……一面萬分

懷喪於戰爭使得遠比應有數目的工匠之有了鑽進海軍的機會，奧干諾維契一面說，機械組裏有一個算一個，都不可靠。艦長對於參謀官的所有危懼並不全部承認，也不打算重視部隊的思想。他堅決相信水兵們的服從習慣，同時，他在執行彼得格勒軍區司令的命令：不惜以任何手段來壓滅造船場地附近的罷工。

沙皇的奴僕對其所屬的水兵不當人看。在以爲水兵的思想不過是受了法俄造船場，以及其他商港附近地區工業企業罷工工人的影響而已之認識下，巡洋艦的艦長倪寇斯基和參謀官奧干諾維契既然沒有看到，也沒有理解到最重要的東西。波羅的海海軍的海員，包括『曙光號』巡洋艦的部隊在內，不但不肯執行沙皇政權命令和鎮壓罷工工人，而且早已經準備好要進行反對勞動者的共同敵人的——反對資本家和大地主階級的，反對沙皇主義的那個革命行動了。在許多艦艇上早已有地下革命組織。這些地下組織乃是布爾什維克黨軍事組織克琅施達總集團的一部份。他們是在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和彼得格勒委員會的領導下活動，準備波羅的海海員們作全面的武裝起義，在列寧和斯大林指導之下而作革命工作的。

倪寇斯基根本不打算重視部隊的思想。根據他的命令，士兵把在工場入口小房附近所逮捕的人押解到船上，再交給水兵副目謝洛夫。

水兵副目謝洛夫向禁閉艙裏塞人，可是總不能不讓部隊看不到這件事。

鐵栓唧噥發響，同時，歐西彭克的忿懣喊聲，有如敲動巨鐘般響徹了宿營艙。

『把「曙光號」變成海上監獄啦！』

謝洛夫叱了水兵一聲，同時，突然在自己面前發現了無數隻憤怒燃熾的眼睛。他臉色登時蒼白，一直往參謀官的艙房跑去，背後送來暴怒的叫罵聲：

『下流的密探！』

『軍艦不是監獄！絕不允許作監獄！』

『我們是水兵，不是獄卒！』

『你們不放他們——我們來放！』

海員們一面散開回到自己的宿營艙，一面第一次毫無忌憚地在衆人都可聽到之下，把在沙皇海軍服務幾年頭裏記憶中所積壓的一切，都搬了出來。



水兵們的心中是忿不可耐了。誰的臉孔不因耳光，不因與干諾維契和他的助手們的下流辱罵之苦痛而不發燒呢？！水兵的奮怒本來是長而又長。時間却又把它更爲加多了。

宿營艙裏人聲鼎沸。

『白雷舍夫！白雷舍夫在哪兒呢！』

從中甲板的平台上，不是走下來，而是滑溜般地往機器間裏滾下來隨船木匠其莫

菲·李巴托夫。

機械士們把他圍攏起來。

『什麼事把你弄得這樣，老弟？』

李巴托夫有聲有色地講述上層發生的事情。

性急如火的南方人米那闊夫把銼刀用全身力量拋到牆上去：

『夠啦！』

什麼人的一隻帶有金屬和油脂氣味的手掌握住了機械士的嘴。